



意大利前总理、IE 大学政治经济与全球事务学院院长恩里克·莱塔（Enrico Letta）在论坛中直言，特朗普过去 14 个月的所作所为，使美欧关系跌至二战结束 80 年以来的最低点。欧洲已经清醒认识到，美国不再是那个守护欧洲、主导全球秩序的超级大国，而是一个只关注自身利益、不惜牺牲盟友的“颠覆型玩家”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在论坛结束后接受《新民周刊》采访时指出，欧洲安全逻辑已发生根本性转变，特朗普 2.0 成为欧洲觉醒的“关键转折点”。二战后，欧洲长期依赖美国与北约提供安全保障，将自身安全命运完全绑定在美国身上，这种“依附式安全”在当前欧洲安全格局中暴露出致命缺陷。

冯仲平说，俄乌冲突爆发后，即使在拜登时期美国虽向乌克兰提供支援，但其核心目的是利用冲突削弱俄罗斯。欧洲却承担了冲突带来的全部成本——能源危机、通胀高企、难民涌入、产业外迁、民生困境。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，欧洲进一步意识到，依附美国的安全模式不可持续，美国只会为自身地缘利益行动，不会为欧洲的安全买单。

“今年年初的格陵兰岛危机是分水岭，美伊冲突则进一步强化了欧洲的安全焦虑。因此，欧洲现在是‘三不’政策，不认可，不支持，不参与。选择拒绝卷入、自保为本，

美军最大航空母舰“福特”号因舰上洗衣房发生火灾被迫撤离中东战区。



本质上是对‘依附式安全’的抛弃，尊求战略自主。”

结构性疏离已成定局

吴心伯在接受《新民周刊》采访时强调，美欧关系的下滑不是特朗普个人造成的短期现象，而是美国国内政治、全球格局变化引发的系统性转变。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正在瓦解，美国不再愿意承担全球领导成本，转而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；欧洲则在危机中不断觉醒，追求独立的战略地位。

即便未来美国政权更迭，美欧关系也无法恢复到冷战后的默契状态。美国的孤立主义倾向、欧洲的自主意识、全球多极化的浪潮，共同决定了美欧将长期保持“既合作又竞争、既盟友又对手”的复杂关系，跨大西洋同盟的根基已彻底松动。

美国前助理国务卿、肖伦斯坦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冯稼时则坦言，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丧失了大量软实力与道德号召力，美欧之间曾经共享的价值观、安全共识、治理理念已被严重侵蚀。美国想要修复与欧洲的关系，重建信任，需要漫长的时间，而欧洲不会等待美国，只会加快自主步伐。

与会专家们一致认为，未来美欧将彻底告别“价值同盟”，转向纯粹的利益交换关系。欧洲不会再无条件追随美国，美国也不会再无偿为欧洲提供安全保障，双方的每一次合作都将以“利益对等”为前提。美欧之间的矛盾与摩擦将成为国际政治的常态。

美欧关系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，结构性疏离不可逆转。欧洲正在成为全球格局中独立的一极，战略自主将成为未来欧洲的核心标签，多极化世界秩序正在加速到来。■